

上初三时,因我功课太差,让母亲为我的出路忧心忡忡。说来也巧,母亲在街道里揽上个介绍转业青年就业的差使,负责联系用工单位,诸如工厂、商店、公司之类的人事部门。每一个用工单位,都好比一扇窗。母亲用极详细的描述,让我透过一扇扇的窗,看我的出路。我最向往的一扇,就是与我家后弄堂相通的商业街上的那家鼎鼎大名的食品店。

母亲便去探路。她为我打的广告是,孩子的成绩是差了些,但人品是极好的,老实、肯卖力,最要紧的是听话、会感恩。人事经理是个女性,据说有个很乖的儿子。女人之间讲话方便,经理爽快地说,你的儿子我哪能不放心的,只要小伙子考进职业学校,毕业后进店没问题。

母亲很高兴,是因为那家店生意好,员工待遇高。我更高兴,不是为此,而是因为那家店是我零花钱的主要去向——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少年,也不知过了多少年、花了多少钱。有三分钱,买盐金枣或奶油桃板;五分钱,可选半话李或烤扁橄榄;有一角钱就吃得上的牛肉干了,再加一倍便是龙虾片一大袋,那绝不是两包牛肉干可以替代的。我爱极了那家店,又恨极了那家店,爱恨两极的转变,全然取决于口袋的丰瘠。我更羡慕那些营业员,他们占据柜台,谈笑间称量、包装,举手间收钱、发货,俨然菩萨,笑纳我的供奉,主宰我的口福。

当夜睡不着,我干脆垫高枕头盘算,若让我挑,我会选哪个柜台来站。南货腌腊柜不好,不但腥膻油腻,还须挥刀动斧;烟酒茶叶柜也不好,虽然干净但太冷清,没有什么趣味;点心柜和熟食柜实在不错,缺点是饱着肚子才才行,否则……想来想去,还是糖果零食柜最佳,若有机会去炸龙虾片,就再好也没有了。

十几年后结婚生子,搬得远了。不过只要路过那家店,我总会进去,不为买东西,只是兜几圈,瞧瞧柜台里的各色食品,望望柜台后的营业员们。这是我所爱的地方、所爱的工作,只差那么零点一就成了我的职业、终身的职业。

又十几年后,有一次

八岁那年,我突然问妈妈:“我是抱来的吧?”

当时我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,我的死对头,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斯彼尔在一旁玩电子游戏机。妈妈当时很吃惊,抬头望着我说:“为什么这么问?”

“你看斯彼尔,长得和你一样,白白净净的,可是我又黄又丑,和你们根本不像。”

我说道。

“那是因为你高贵,上帝把黄金的颜色给了你!”

然后妈妈向我解释遗传基因,可是我根本就不买账。斯彼尔仍然在玩他的游戏机,对我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。妈妈离开后,我又开始对着镜子打量自己。镜子里的我矮小,瘦弱,头发稀稀落落,尤其我的皮肤是古铜色,与他们都不同。

这个时候,斯彼尔突然开

口了:“阿尔玛,我知道一些你无法知道的事实。”

我没做声,静等下文。

“有一天,你不在家,我无意中听到爸爸妈妈谈话,你的确是抱来的!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抱养了你,可是自从有了我,他们就商量着把你还给人家。”

我顿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。

“我们本来就不是同路人,现在他们要把你中途赶下车。”

妈妈把晚餐端上桌,斯彼尔止住了话头。我默默地吃着饭,一言不发。长期以来那种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事实——我竟然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!我是抱养的。不过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家,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,感受他们的温暖和爱抚,否则还不如死了算了……

我顿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。

“我们本来就不是同路人,现在他们要把你中途赶下车。”

忧心是母心

胡晓军

未成年的考虑,即使再周全,也难免不够长远。有一次陪女朋友买冰糖花生,我认真地说,你老公我要是营业员,一定会给你多抓点。女朋友眉一挑,嘴一撇,说怎么会,真要那样咱俩怎么说会认识呢?

真志愿了。表格到手,我毫不犹豫地填下职业学校,发奋复习备考。万没想到这次绊我后腿的,不是成绩,而是视力。职场体检的那张视力表是新版的,与我事先背妥的旧版头四排,方向完全背道而驰。瞎指一气的结果,还算不错——零点三,但距及格线就差了那么零点一。

母亲非常失望。女经理也很遗憾,对母亲说,眼看就要放假,小伙子可以勤工俭学。店里生意忙,需要临时工,不过临时工是不能站柜台的,只能在后院帮大厨打小工,切切配配,洗洗涮涮……不知小伙子愿不愿意?

我断然拒绝了女经理的好意。我咬牙发狠地对母亲说,我不当临时工,我只当营业员!

当夜睡不着,我索性睁开眼晴起誓,从此再不去那家店了,不去买东西,不去看热闹,甚至,不再路过。

不过誓言只维持了一个星期。前三日绕道而行,后三日过门不入,第七日昂首阔步、持币而进,大肆采购而归。再过几天,我特意绕到店后,爱恨交织地探看厨房的动静。小门紧闭,我在门外伫立良久,直到饭菜香从门的缝隙溢出,顿时舌底生津、腹内轰鸣,才像一匹受了轻伤的小马,撒腿往家奔去。

十几年后结婚生子,搬得远了。不过只要路过那家店,我总会进去,不为买东西,只是兜几圈,瞧瞧柜台里的各色食品,望望柜台后的营业员们。这是我所爱的地方、所爱的工作,只差那么零点一就成了我的职业、终身的职业。

又十几年后,有一次

八岁那年,我突然问妈妈:“我是抱来的吧?”

当时我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,我的死对头,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斯彼尔在一旁玩电子游戏机。妈妈当时很吃惊,抬头望着我说:“为什么这么问?”

“你看斯彼尔,长得和你一样,白白净净的,可是我

又黄又丑,和你们根本不像。”

我说道。

“那是因为你高贵,上帝把黄金的颜色给了你!”

然后妈妈向我解释遗传基因,可是我根本就不买账。斯彼尔仍然在玩他的游戏机,对我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。妈妈离开后,我又开始对着镜子打量自己。镜子里的我矮小,瘦弱,头发稀稀落落,尤其我的皮肤是古铜色,与他们都不同。

这个时候,斯彼尔突然开

口了:“阿尔玛,我知道一些你无法知道的事实。”

我没做声,静等下文。

“有一天,你不在家,我无意中听到爸爸妈妈谈话,你的确是抱来的!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抱养了你,可是自从有了我,他们就商量着把你还给人家。”

我顿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。

“我们本来就不是同路人,现在他们要把你中途赶下车。”

妈妈把晚餐端上桌,斯彼尔止住了话头。我默默地吃着饭,一言不发。长期以来那种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事实——我竟然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!我是抱养的。不过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家,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,感受他们的温暖和爱抚,否则还不如死了算了……

我顿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。

“我们本来就不是同路人,现在他们要把你中途赶下车。”

陪母亲聊天,聊起当年,恍如昨日。问起女经理,已故去多年,母亲送了她最后一程。说来也怪,女经理的乖儿子竟然不在,母亲不知何故,也不敢问。

母亲舒了口气,说你高度近视,不想这反而帮了你。原打算去称重发货的两只手,后来却敲起了键盘。早知这样,那时我就不管你啦。我头一摇,嘴一咧,说怎么会,真要那样您怎么能安心得下呢?母亲叹了口气,说其实也没什么,不过打电话、探探门路、托托人家罢了。可惜没有一次是成的……哦!不可惜、不可惜的。

我已是一个初三男生的家长,对母亲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话,早已透晓其中分量。我只失眠了两夜,母亲为了我不知失眠了几夜;我只伤心了几夜,母亲为了我不知忧心了几夜。至于她求了多少人情、废了多少口舌、经了多少奔波,我不清楚。母亲应该也不清楚,因为对一个母亲而言,为了孩子,即使想得再多、做得再多,都是不足道、不足道的。

生涯犹不定,运命亦难寻。任性乃儿性,忧心是母心。原病因事改,未悔为时侵。小草终难报,寸晖抵万金。

收入本书的四十七篇文章,除了两篇(《凋谢的青春的果实》、《小酒馆之夜》)写于二三十年前之外,其余的都是近几年之作,并大都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副刊上(始于《一个人的纪念》,终于《凋谢的青春的果实》;而后者从撰写到发表,相隔了整整三十年)。

我写得很少,因为不必为写而写。只有那些反复出现在我心里,纠缠我不解,始终摆脱不了的东西,我才试着把它们写下来。而一俟我把它们写了下来,它们就好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,从此与我相忘于江湖,再也不来打扰我,有时甚至都想起它们来了。这种写作,让我获得了解脱,得到了安宁,所以分外欢喜。

本书的篇目排列大致依我的生活轨迹,而非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;但附记写作、发表时间,以为长日留痕。写作地点除注明者外,均为上海。书名取自最后一篇,别无深意;倘要画蛇添足,则法人爱说的“赛辣味”(C'est la vie,这就是生活),庶几近之。

从外婆、祖母的乡下,到布列塔尼的海边,我横贯亚欧大陆,已经走得够远。那么,亲爱的朋友,请允许我暂且就此歇歇脚吧?

(本书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)

邵毅平

《马赛鱼汤》跋

邵毅平

在女儿床边的柜子上,放着一本记事本,记载女儿坐月子的往事,点点滴滴的宝宝生活;曲曲折折的有趣故事;方方面面的育婴经验。我好奇地翻了翻,甜酸苦辣的背后,分享着养育宝宝的喜悦和烦恼,更看到女儿自信中成长,印证了坐月子是一个女人重生的机会。

一开始,女儿找月嫂,在家坐月子,赵阿姨四十开外,十分勤快,能做美味可口的月子菜,但没有十全十美,误导走了一段弯路,宝宝哭了,就是要喂奶,时而喂得太饱,时而喂得不饱,结果,两次去医院定期检查,体重都不达标,女儿、女婿手捧着《育儿百科》一书,想从中找出答案,然而,本本也是无可奉告,弄得女儿十分焦虑,全家人也都睡不好吃

不香。宝宝双满月,恰逢春节前夕,突然,月嫂感冒提前打道回府,亲家公患病住进医院,在这节骨眼上,女儿也咳嗽了,这下可乱了方寸,怎么办?全家人焦急地商量着,女儿束手无策,两手一摊:“老爸,这回逼上梁山,非去月子中心了,原因有三:一、宝宝必须尽快与

家中病人隔开;二、宝宝去医院检查,体重不达标;三、让宝宝尽快得到科学护理。于是,大家抱着试探的心情,达成了共识。当机立断,在家附近的西郊地区,我与女婿找了一家月子中心。

女儿还需在家隔离,看到宝宝交给月子中心时,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视线,都很紧张,忐忑不安,难怪呀,朝夕相处的小宝贝。我再瞧女儿,脸上愁云密布,缺乏信任感,又无可奈何,婆婆、外婆更是泪流满面,依恋之情,难以难舍。宝宝被安排在一间单独宾馆观察,还配了专职护理小江,二十四小时一对一陪伴,从开始换尿布,听到宝宝中气十足的嗓门,洪亮的啼哭,渐渐地,不吭声了。她认真负责,富有经验,很快和宝宝磨合互动,宝宝也适应了这位“新阿姨”,为宝宝做抚触、护理、洗澡等,最可贵的是解开了“不达标”的谜团,原来,宝宝吃好奶后要“玩”一个时辰,才肯睡。小江还时时把宝宝的微笑,通过视频发给家人,每一个环节,每一处细节,都体现着创造爱,传递爱。江护理说得好:宝宝不会说话,不会投诉,只有观察,只能磨合,这是一门学问,首先要有爱心。

好不容易,女儿熬过一周,总算进了中心,母婴同室,作为新妈妈来说,机构护理与宝宝的磨合,每一个细小动作,都十分好奇,密切关注,还会盘根究底。如让宝宝不哭的三种基本法则:饿了、困了、拉屎了。为啥

“生活”是什么?这个问题既简单,又很复杂。胡风先生历尽劫难,晚年彻悟,留给后人一副对联:“物活常香土,人生极乐园。”一活一生,合起来就是“生活”。其中包含了两句格言,一句是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。这个“活”乃活动、活力也,自然依恋物质故土,这是生命盎然的源泉。另一句是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这个“生”乃生存、生机也,同样需要精神家园,这是生命安然的归宿。

马克思曾设想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:“早上钓鱼,下午种田,晚上看哲学。”把“钓鱼”看作是一种充满悠闲情趣的生活体验,把“种田”视为一种人生所必需的身体劳作,把“看哲学”当成一种严肃深沉的精神探求。

那秋生

家中病人隔开;二、宝宝去医院检查,体重不达标;三、让宝宝尽快得到科学护理。于是,大家抱着试探的心情,达成了共识。当机立断,在家附近的西郊地区,我与女婿找了一家月子中心。

女儿还需在家隔离,看到宝宝交给月子中心时,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视线,都很紧张,忐忑不安,难怪呀,朝夕相处的小宝贝。我再瞧女儿,脸上愁云密布,缺乏信任感,又无可奈何,婆婆、外婆更是泪流满面,依恋之情,难以难舍。宝宝被安排在一间单独宾馆观察,还配了专职护理小江,二十四小时一对一陪伴,从开始换尿布,听到宝宝中气十足的嗓门,洪亮的啼哭,渐渐地,不吭声了。她认真负责,富有经验,很快和宝宝磨合互动,宝宝也适应了这位“新阿姨”,为宝宝做抚触、护理、洗澡等,最可贵的是解开了“不达标”的谜团,原来,宝宝吃好奶后要“玩”一个时辰,才肯睡。小江还时时把宝宝的微笑,通过视频发给家人,每一个环节,每一处细节,都体现着创造爱,传递爱。江护理说得好:宝宝不会说话,不会投诉,只有观察,只能磨合,这是一门学问,首先要有爱心。

好不容易,女儿熬过一周,总算进了中心,母婴同室,作为新妈妈来说,机构护理与宝宝的磨合,每一个细小动作,都十分好奇,密切关注,还会盘根究底。如让宝宝不哭的三种基本法则:饿了、困了、拉屎了。为啥

“生活”是什么?这个问题既简单,又很复杂。胡风先生历尽劫难,晚年彻悟,留给后人一副对联:“物活常香土,人生极乐园。”一活一生,合起来就是“生活”。其中包含了两句格言,一句是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。这个“活”乃活动、活力也,自然依恋物质故土,这是生命盎然的源泉。另一句是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这个“生”乃生存、生机也,同样需要精神家园,这是生命安然的归宿。

马克思曾设想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:“早上钓鱼,下午种田,晚上看哲学。”把“钓鱼”看作是一种充满悠闲情趣的生活体验,把“种田”视为一种人生所必需的身体劳作,把“看哲学”当成一种严肃深沉的精神探求。

那秋生

那秋生